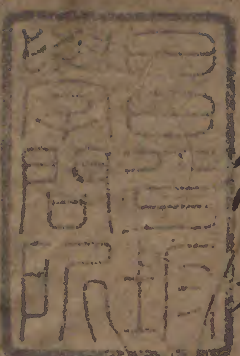


文獻通考

二百世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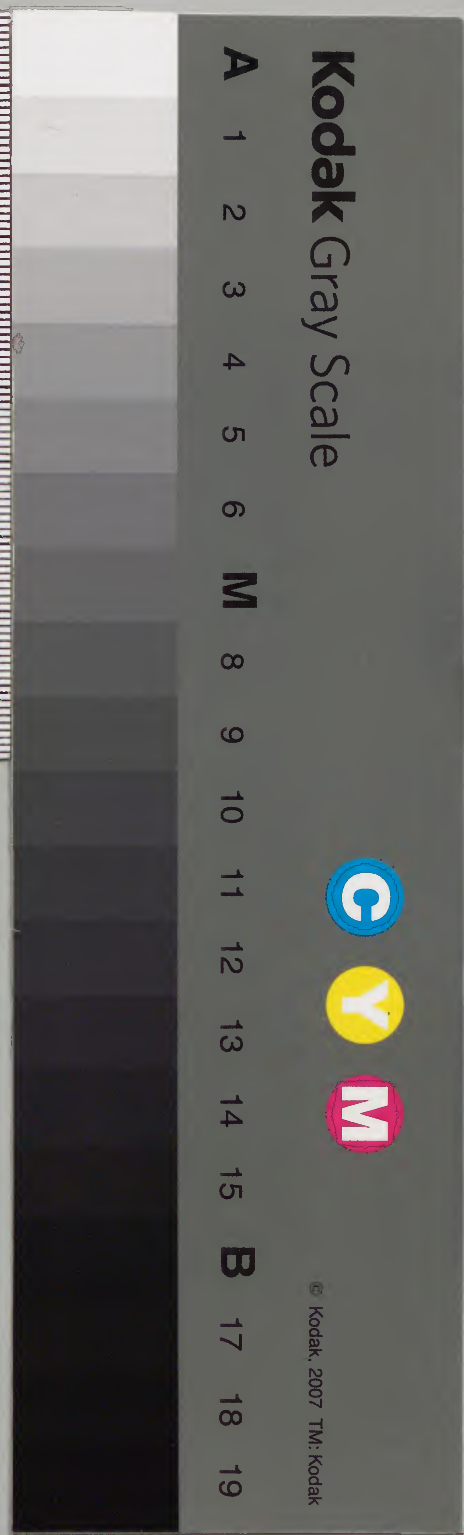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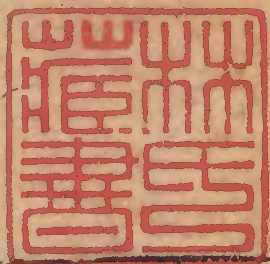
八十二
經籍
別集
宋

內閣文庫			
五 函	二 冊	四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二 函	二 冊	四 號	漢書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0	
冊數	120 (83)		
函號	294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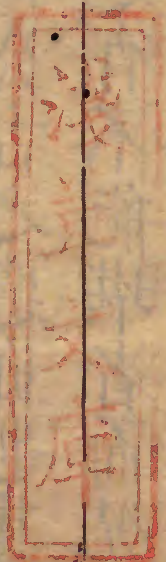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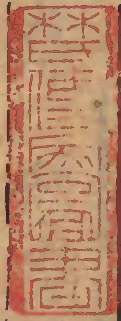


通考卷二百三十四



經籍考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田表聖咸平集五十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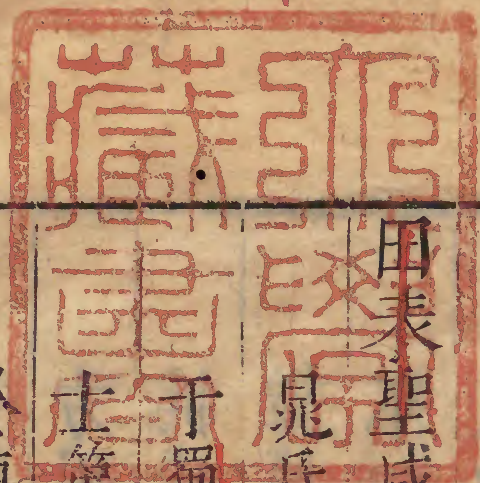
晁氏曰宋朝田錫字表聖其先京兆人唐末徙

于蜀國初與胡旦何士宗齊名中興國三年進

士第歷相臺桐廬淮陽海陵四郡守知制誥終

於諫議大夫范仲淹司馬光讀其書皆稱其直

諒蘇軾亦以比賈誼云



文獻通考

陳氏曰首卷有奏議十二篇。卽東坡所序。錫之子孫無顯者。端平初游侶爲成都漕。奏言朝廷方用端拱咸平之舊紀元。而臣之部內。乃有端拱咸平之直臣。宜褒表之以示勸。願下有司議。謚博士徐清叟。謚曰獻翼。今漢嘉田氏子孫不知在亡。而文集板之在州者。亦燬於兵燼矣。東坡蘇氏奏議序曰。嗚呼。田公古之遺直也。其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於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聖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至於咸平。可謂天下大治。千載一時矣。而

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懼也。方漢文時。刑措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誼雖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於時。雖誼嘗建言。使諸侯王子孫。各以次受分

地文帝未及用。歷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舉行之。漢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來世不有若偃者。舉而行之歟。願廣其書於世。必有與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晁文元公道院別集十五卷 法藏碎金錄十卷

耄智餘言三卷 昭德新編三卷 理樞一卷

晁氏曰。五世祖文元公也。諱字明遠。澶州人。

自父徙家彭門。幼從王禹偁學。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道末擢右正言。直史館。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加承旨。眷禮優厚。天禧中。祈解近職。

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居六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終少傅。年八十四。文元謚也。國史云。公樂易淳固。守道甚篤。雖貴勢無所摧屈。嘗言歷官臨事。未嘗挾情害人。以售進保全。護固如免髮膚之傷。真宗數稱其長者。楊億謂其所作書命。得代言之體。李獻臣亦言。服膺墳典。耆年不倦。少遇異人。指導心要。不喜術數之說。疑文滯義。須質正後已。文章典贍。書法楷正。時輩推重。自唐以來。世掌誥命者。唯楊於陵。及見其子晁氏。繼之。延譽後進。其門人如宋宣獻。晏元獻。李邕。

元龜通志卷之百三十四
鄆皆世顯人。集皆自有序。及李遵勗後序。自經兵亂六世。圖書焚棄無孑遺。法藏碎金世傳寂廣。先得之於趙郡蘇符昭德。新編則得之於丹稜李燾。道院集要則得之於知閩州王輔。菴智餘書則得之於眉山程敦厚。理樞則得之於灑池眷中。

晁文元道院集要三卷

晁氏曰。宋朝王古編其序云。文元晁公博觀內書。不徒力行。復勤於撰述。以開導後學。其書曰道院別集。曰自擇。增修百法。曰法藏碎金。曰隨

因紀述曰。菴智遺書。余嘗徧閱之。以爲名理之妙。雖由樂天不迫也。輒刪去重複。總集精粹。以便觀覽云。古元祐中侍從。

雲龍李氏書後曰。晁公道院集要觀之。始則簡暢清遠。如聞超世特立之士。希微之言。反復數十過。乃知深入理窟。開道後學。直而不迂。簡而易行。非有道君子。莫能爲也。

楊文公刀筆十卷

晁氏曰。宋朝楊億字大年。建州人。祖文逸。嘗夢一羽人自稱懷玉山。人覺而億生白毛被體。其

長盈尺。踰月始墜。雍熙初。以才名聞。年纔十一。召至闕下。得對。試詩賦。授秘書省正字。宰臣等賀得神童。化中。奏二京賦。命試禁林。賜進士第。久之。直集賢院。修永熙實錄。獨成五十六卷。真宗卽位。累擢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祥符中。母病。陽翟謁告。不待報歸省。俄自以疾丐解官。以太常少卿分司。病愈。起知汝州。復爲學士。卒。年四十七。天悟穎悟。自幼迄老。不離翰墨。爲文敏速。對客談笑。揮毫無滯。博聞強記。於歷代典章制度。尤所該洽。時多取正。樂道人善。後進

翕然宗之。然評品人物。黑白太明。姦邪疾惡之。故屢被讒毀。真宗愛其材。特保持之。僅免焉。景祐中。王晦叔上其爲寇相。請皇太子親政。疏草。仁宗嘉歎。特贈禮部尚書。謚曰文。刀筆集。有陳誥序。凡三百六十三首。

陳氏曰。楊文公武夷集二十卷。別集十二卷。按本傳所著。括蒼武夷穎陰。城退居汝陽蓬山。冠鰲等集。及內外制。刀筆共一百九十四卷。館閣書目。猶有一百四十六卷。今所有者。惟此而已。武夷新集者。億初入翰苑。當景德丙午。明年

條次十年詩筆而序之。別集者。祥符五年。避讒
伴狂歸陽翟時所作也。君可思賦居其首。亦見
本傳。餘書疏皆作其弟倚酬答。倚亦景德中進
士。

東齋記事。夏英公言。楊文公文。如錦繡屏風。但
無骨耳。

十三

古今詩話。楊大年。錢文僖晏元獻劉子儀為詩
皆宗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效之。多竊取義山
詩句。嘗內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告人
曰。吾為諸館職搏捨至此。聞者大噱。然大年咏

漢武詩云。力通清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
待詔先生齒編貝。恐令乞米向長安。義山不能
過也。

後村劉氏曰。歐陽公答蔡君謨詩云。先朝楊劉
風采。聳動天下。至今使人傾想。世謂公尤惡楊
劉之作。而其言如此。豈公特惡其碑板奏疏。礫
裂古文。為偶儷者。其詩之精工律切者。自不可
廢歟。

种明逸集六卷

晁氏曰。宋朝种放。字明逸。長安人。隱終南之豹

林谷咸平中遣使召赴闕授左司諫累遷諫議大夫給事中祥符八年終工部侍郎放通經史七歲能屬文不喜釋氏常裂佛書以製帷帳著嗣禹說在朝有所啓奏時無知者楊億譏其循默真宗乃出其議十三篇以示輔臣晚年頗嗜酒盛輿服王嗣宗知京兆嘗條上其不法詔問狀不娶無子集乃姪孫說所編范與爲之序卷首在真宗詔書及御製詩十首

陳氏曰淳化中有李介者序之於九江名江南小集凡二卷館閣書目別有正集十卷自序略

與此同

張穆之觸麟集

尚書郎知蔡州張肅穆之撰濟北晁无咎序略曰公之曾孫大方出公遺稿曰觸麟集蓋公爲大宋御史時所上疏議而觸麟所自名也三復彌月凜乎直諒多聞之益如藥石如米穀非無用而設者其多至數十章皆切當世之務不可盡舉至其它詩文皆清麗有唐中葉以來才士之風非若五季及國初文物始復武夫粗鄙田里朴陋者之作也其相與切磋學問見於酬唱

文獻通考 卷三百三十四
者翰林王黃州无之黃州名世士以直諫斥久而召於流輩少許可獨畏公以為不可及則公之為人可知矣

張乖崖集十卷

晁氏曰宋朝張詠字復之濮州人太平興國中進士累擢至樞密直學士御史中丞禮部尚書卒年七十為文尚氣不可雕飾自號乖崖公錢易所撰墓誌李昉所纂語錄附于後

陳氏曰近時郭森卿宰崇陽刻此集舊本十卷今增廣并語錄為十二卷

劉中山刀筆二卷 澗川集四卷

晁氏曰宋朝劉筠字子儀大名人咸平元年進士三遷右正言直史館以司諫知制誥出知鄧陳兩州召入翰林為學士嘗草丁謂李迪罷相制既而又命草制復留丁謂筠不奉詔遂出知廬州再召為學士月餘以疾知潁州三召入翰林加承旨未幾進戶部龍圖閣學士再知廬州為人不苟合學問闔博文章以理為宗辭尚緻密尤工篇詠能侔揣情狀音調淒麗自景德以來與楊億以文章齊名號為楊劉天下宗之刀

文獻通考 卷三百五十四
筆集有黃鑑序

陳氏曰刀筆皆四六應用之文筠與楊大年同時號楊劉詩號西崑體有冊府應言集十卷榮遇集十二卷表奏六卷淝川集四卷見館閣書目

滑稽集四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吳越錢易希白撰多譎諷之辭淳化癸巳自序

擁旄集五卷 伊川集三卷

陳氏曰樞密使思公吳越錢惟演 王撰易宗

之子惟演倣之子也惟演文集甚多此特其二集耳出鎮河陽河南時所作也全集未見

陳文惠公愚丘集

陳氏曰宋朝陳堯佐字希元閬州人端拱初進士累遷三司副使修永定實錄擢知制誥歷詔廬壽洛并同雍鄭八州景德四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以太子太師致仕年八十二卒號知餘子謚文惠堯佐屬辭尚古不牽世用喜爲二韻詩詞調清警可雋永集皆自有序

曾致堯文集十卷

贈諫議大夫曾致堯撰南豐之祖也南豐作集序曰公所爲書號仙鳧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爲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于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爲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旣擯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又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爲文闕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樂府已下是也宋旣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綱紀大法矣公於是更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疾當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要必本天子憂憐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推大臣從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姦不稱天子屬任之心故治未久治至其難言則人有所不敢言者雖屢不合而出而所言亦切不以利害禍福助其意也公所言甚衆其在上前及書亾者蓋不得而集其或從或否而後常可思者與歷官行事廬陵歐陽修已銘公之碑特詳焉此故不論論其盡載者

鳧繹先生集十卷

文獻通考 卷三十四
顏太初淳之撰。東坡序略曰。昔吾先君適京師。與卿士大夫遊。歸以語。軾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將散矣。士慕遠而忽近。貴華而賤實。吾已見其飛矣。以魯人臧繹先生之詩文十餘篇示軾。曰。小子識之。後十餘年。天下無復爲斯文者也。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遊談以爲高校詞。以爲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其後二十餘年。先君旣沒。而其言存。士之爲文者。莫不超然出於

形器之表。微言高論。旣以鄙陋漢唐。而其反復論難。正言不諱。如先生之文者。世莫之貴也。軾是以悲於孔子之言。而懷先君之遺訓。益求先生之文。而得之於其子復。乃錄而藏之。

司馬溫公序略曰。太初常以爲讀先王之書。不治章句。必求其理而已矣。旣得其理。不徒誦之以誇誑於人。必也蹈而行之。在其身與鄉黨。無餘於其外。則不光。不光先王之道。猶翳如也。廼求天下國家。政理風俗之得失。爲詩歌洎文。以宣暢之。景祐初。青州牧有荒淫放蕩爲事。慕稽

文獻通考 卷三百三十四 十一
康阮籍之爲人。當時四方士大夫。樂其無名教之拘。翕然效之。寢以成風。太初惡其爲大亂風俗之本。作東州逸黨詩以刺之。遂上聞天子。亟治牧罪。又有鄆州牧。怒屬令之清直與已異者。誣以罪。擄掠死獄中。妻子弱不能自訴。太初素與令善。憐其冤死。作哭友人詩。牧亦坐是廢。於時世人。見太初官職不能動人。又其文多指訐。有疵病者所惡聞。雖得其文。不甚重之。故所棄居多。余止得其兩卷。在同州又得其所爲題名記。今集而序之。

仲方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李維。字仲方。雍熙二年進士。景德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爲翰林學士承旨。年七十一。維以文學進。至老手不釋卷。能詩嗜酒。嘗謂人曰。人生詩酒足。則尚何營哉。

民士編一十九卷

晁氏曰。宋朝陳充。撰。充成都人。雍熙中擢甲科。仕至刑部郎中知祥符。六年。貢舉卒。年七十。詞學典瞻。性曠達。喜談諧。澹於榮利。自號中庸子。民士云者。蓋其未仕已仕。前後所著文也。嘗以

唐牛僧孺善惡無餘論爲害教著書反之國史稱焉今集載其論兩篇

孫漢公集三十卷

晁氏曰宋朝孫何字漢公蔡州人淳化三年應進士殿省俱中第一四遷起居舍人知制誥性卞急嘗任京西東兩浙轉運使副頗事苛察幼篤學嗜古爲文宗經與丁謂同爲王尤之所稱時謂之孫丁集有丁謂序

丁晉公集四卷

晁氏曰宋朝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淳化三年進士官累遷知制誥出知鄆毫兖三州天禧四年拜平章事俄以戶部罷未幾復相封晉國公乾興中坐擅改永定陵貶崖州司戶更赦徙道州明道末以秘書監召還卒於光州幼聰敏書經目輒記不忘善爲古文章尤工詩什儉巧險詖世鮮其儔大中祥符初上欲封禪未堅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當時所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預焉多喜圖畫博奕音律吳人自陸宣公後至謂始相本朝熙寧以前議者莫不指謂爲姦邪之首自王安石用事頗稱其

賢智云。集皆詩也。

鮮于伯圭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鮮于懷。字伯圭。閬中人。文章爲一時之冠。累舉不第。嘗作摠愁詞。時人稱之。李宋諤贈詩云。漢殿無人薦楊子。滿朝空誦摠愁詞。後與宗諤同年。第四人登科。趙普判秦州。辟爲法察推官。卒。

晏元獻臨川集三十卷 紫微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晏殊。字同叔。臨川人。景德二年。張知白薦。得召。賜同進士出身。再試。文擢秘書正

字爲昇。王府記室。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寶元三年。拜平章事。四年。坐事罷。知潁州。歷陳許。雍。終以疾歸。侍經席。卒。性剛峻。幼孤。篤學。爲文。溫純。應用。尤長於詩。抒情寫物。辭多曠達。當世賢士。如范文正。歐文忠。皆出其門。女適富鄭公。楊察。世稱其知人。集有兩本。一本自作序。

陳氏曰。其五世孫大正。爲年譜一卷。言先元獻。嘗自差次。起儒館。至學士。爲臨川集三十卷。起樞庭。至宰席。爲二府集二十五卷。今按本傳。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興書目亦九十四卷。今所

刊止此爾臨川集有自序

范文正公集二十卷 別集四卷

晁氏曰采朝范仲淹字希文其先邠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仕至樞密副使。叅知政事。謚文正。爲學明經術。跋慕古人事業。慨然有康濟之志。作文章尤以傳道爲任。事母至孝。始蘇之范皆疎屬。置義莊以贖給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門爲耻。獨梅堯臣嘗著碧雲駮以譏詆之云。

陳氏曰祥符八年進士曰朱說者。卽公也。幼孤其母適朱氏。其爲兗州推官。始復姓更名。又尺牘五卷。其家所傳。在正集之外。東坡蘇氏集序曰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霸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卧草廬中。與先主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授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

文獻通考 卷三百三十四 十五
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帥
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
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
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飢渴之於飲食。欲
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水之濕。蓋其天性
有不得不然者。雖美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
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
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
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李復古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李迪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爲
古文。開嘗謂其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
景祐初。應進士擢居第一。累遷翰林學士。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後致仕。謚文定。

孫文懿集三十卷

晁氏曰。宋朝孫朴字夢得。眉山人。六世祖長孺
喜藏書。貯以樓。蜀人彌書樓孫家。天聖中進士
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承旨。後叅知政事。
謚文懿。

姚鉉文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姚鉉。字寶臣。廬州合肥人。中進士甲科。文辭敏麗。淳化中。直史館。應制賦。賞花鈞魚詩。特被嘉賞。翌日。命中使就第。賜白金褒獎之。累遷兩浙轉運使。鉉雋爽尚氣。薛映知杭州。與之不協。中以危法。除其名。卒。年五十三。

夏文莊集一百卷

晁氏曰。宋朝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以父死。事補官。舉賢良。除光祿丞。累擢知制誥。仁宗屢欲相之。為言者所攻。而寢初。封英國公。後改封鄭謚。文莊貴顯。凡四十年。天資好學。自經史百

氏。陰陽律曆之書。無所不通。善為文章。尤長儷儷之語。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為詩巧麗。皆山勢蜂腰斷。溪流燕尾分之類。其集夏伯孫編次。有宋次道序。

陳氏曰。竦父死。王事。身中賢科。又為文辭。復多材術。而不自愛。至甘心姦邪。聲伎之盛。冠於承平。夫婦反目。陰慝彰播。皆可為世戒也。

呂文靖試卷一卷

陳氏曰。丞相許國文靖公。壽春呂夷簡。坦夫。撰咸平二年。壽州應舉。此其程文也。真本藏太史。

氏前有家狀。大略與今同。其所習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其所問各十條。皆非深義。逐條所答。纔數句。或止一言。或直稱未審。考官二人。花書其上。并批通不。又禮行於郊賦。建侯置守孰優。論其所習。又稱雜文時務策。則不復存。此可以見國初場屋事體。文法簡寬。士習純茂。得人之盛。後世反不能及。文盛則實衰。世變。蓋可觀矣。

宋元憲集四十四卷

一作從中集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天聖中。

擢進士第一。入翰林爲學士。皇祐元年拜相。嘉祐中復爲樞密使。封荊國公。以司空致仕。初名郊。字伯庠。御史言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乃改今名。遺命子孫。不得以其文集流傳。

宋景文集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宋朝宋祁。字子京。與其兄郊同舉進士。奏名第一章。獻以爲弟不可先兄。乃擢郊第一。而以爲第十。當是時。兄弟俱以詞賦妙天下。號大小宋。累遷知制誥。除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擅名一時。終不至大用。衆頗惜之。張方平爲之

請謚景文。通小學。故其文多奇字。蘇子瞻常謂其淵源皆有考。奇嶮或難句。世以爲知言。集有出麾小集。西州猥稿之類。合併而爲一。陳氏曰。景文清約莊重。不逮其兄。以此不至公輔。所撰唐書列傳。不稱良史。景文筆記。余於爲文似遽瑗。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梅堯臣喜曰。公之文進矣。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爲文謹嚴。至修

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龐相國清風集十卷

丞相龐籍撰。司馬溫公序略曰。公之勲業治行。范景仁所爲清風集敘言之詳矣。公性喜詩。雖相府機務之繁。邊庭軍旅之急。未嘗一日置不爲。凡所以怡神養志。及逢時值事。一寓之於詩。其高深闊遠之趣。固非庸淺所可及。至於用事精當。偶對的切。雖古人能者。殆無以過。及疾亟。光時爲諫官。有謁禁走。手啓叅候。公猶錄詩十餘篇相示。手注其後曰。欲令吾弟知老夫病中

尚有此意思耳。字已慘淡難識。後數日而薨。鄉者嗣子某。字懋賢。已集其文爲五十卷。旣而以文字之多。懼世人傳者不能廣也。又選詩之尤善者凡千篇爲十卷。命曰清風集。略刻板摹之。命光斷敘其事。

田公金巖集兩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字元均。嘗登學究進士賢良科。終尚書左丞。嘗知成都。聽斷之明。以比張乖崖。

何聖從廬江文集二卷

刀筆五卷

奏議二十

卷

晁氏曰。宋朝何鄉。字聖從。成都人。在廟朝爲御史諫官。擢天章閣待制。熙寧中。以尚書右丞致仕。歷漢梓永興河南四帥守。天資好學。殆廢寢食。爲詩章簡重淳淡。有孟東野之風。其仕臺諫時。知無不言。頗有直聲。鮮於子駿志其墓。集有本邦直序。

楊樂道集二十卷

龍圖閣學士知諫院。楊政。樂道撰。王介甫序。略曰。公所爲文。莊厲謹潔。類其爲人。而尤好爲詩。

其詞平易不迫。而能自道其意。讀其書咏其詩。視其平生之大節如此。所謂善人之好學而能言者也。

安陽集五十卷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忠獻公。安陽韓琦。稚圭撰。富文忠劄子集六卷。奏議十二卷。安邊策。

晁氏曰。宋朝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天聖八年中。制科。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豐中卒。年八十。謚文忠。其爲文章。辯而不華。質而不俚。晁以道之爲序。其略曰。人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至和之末。請立皇嗣之功。人或未聞。公於褒進司徒。則一命而不避。公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不欲聞者。至青州救災之功。平居喜爲人道之。石介嘗以褒某方公矣。而嚴事王沂公。薦士後。至將相者多矣。而最喜劉棻。數事皆世所罕知者。又曰。公於仁宗時言猶雨露也。英宗時言猶海潮也。神宗時言猶鳳鳴也。

文潞公集四十卷 補遺一卷

陳氏曰。丞相介休文彥博。寬夫撰。

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爲文章。上自朝廷
典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
世猶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移。
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
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編次。爲
略集二十卷。而屬其爲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
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
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
以弼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
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
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黃鼓
鏞鍾。音節踈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噫
噫。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
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諧韶濩。勁
氣沮金石。頔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武溪集二十卷

陳氏曰。集賢院學士襄公。曲江余靖。安道撰。

徂徠集二十卷

晁氏曰。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天聖八年登
進士第。遷直集賢院。篤學有大志。嘗謂時無不

可爲不在其位則行其言。雖獲禍至死不悔。其
爲文章。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時無所忌
諱。作慶曆聖德詩。分別邪正。專斥夏竦。其後守
道死。竦因誣以北走契丹。請剖棺驗視云。

陳氏曰。集中南京夏尚書啓。及夫子廟土梁文。
皆爲夏竦作。介所謂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者。豈
當時竦之姦邪。猶未著耶。陸子適刻於新定。述
其父放翁之言曰。老蘇之文不能及。然世自有
公論。歐公所以重介者。非緣其文也。

竹溪林氏曰。石徂徠之文。多方少圓。却略有典

則

滄浪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杜祁公衍之
壻也。景祐中進士。累遷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坐
用故紙錢會客。除名。慷慨有大志。好古工文章。
及廢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發其憤
懣於歌詩。其體豪放。往往驚人。又喜草書。酣醉
落筆爭爲人所傳翫。

陳氏曰。子美旣廢逐。嘗谷韓持國書。具見其意
趣。本傳載之。歐公序言同時得罪者。未幾復顯

用而子美獨先沒可恨也

歐陽氏序曰。斯文金玉也。棄擲埋沒糞土。不能銷蝕。其見遺於一時。必有收而寶之于後世者。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也。故方其擯斥摧挫。流離窮厄之時。文章已自行於天下。雖其怨家仇人。及嘗能出力而擠之死者。至其文章。則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凡人之情。忽近而貴遠。子美屈於今世。猶若此。其伸於後世。宜何如也。公其可無恨。予嘗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

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相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苟一有其人。又幸而及出于治世。世其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之歟。嗟吾子美。以一酒食之過。至廢爲民。而流落以死。此其可以歎息流涕。而爲當世仁人君子之職位。宜與國家樂育

賢才者惜也。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其後。天聖之間，予舉進士於有司，見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槌裂號爲時文，以相誇尚。而子美獨與其兄才翁及稷參軍伯長，作爲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天子患時文之弊，下詔書，諷勉學者以近古。由是其風漸息，而學者稍趨古焉。獨子美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其始終自守，不牽世俗趨舍，可謂特立之士也。子美官至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而廢後爲湖州長史以卒。享年四十有一。其狀貌奇偉，望之昂然而卽之溫溫，久而愈可愛慕。其材雖高而人亦不甚嫉忌，其擊而去之者，意不在子美也。

後村劉氏曰：蘇子美歌行，雄放於聖俞，軒昂不羈，如其爲人。及蟠屈爲吳體，則極平夷妥帖。絕句云：別院深深夏簟清，石榴開遍透簾明。樹陰滿地日卓午，夢覺流鶯時一聲。又云：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極似韋蘇州。垂虹亭觀中秋月云：佛氏解爲銀色界，仙家多住玉華宮。極工而

世惟詠其上一聯。金鉞彩虹之句。何也。山蟬帶
響穿疎戶。野蔓蟠青入破窓。亦佳句。

梅聖俞宛陵集六十卷 外集十卷

晁氏曰。梅堯臣。字聖俞。宛陵人。少以蔭補吏。累
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幼習爲詩。出語已驚人。旣
長。學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然最
樂爲詩。歐陽永叔與之友善。其意如韓愈之待
郊島云。

陳氏曰。凡五十九卷。爲詩。它文賦。纔一卷而已。
謝景初所集。歐陽公爲之序。外集者。吳郡宋績

臣所序。謂皆前集所不載。今考之首卷。諸賦已
載前集矣。不可曉也。聖俞爲詩。古淡深遠。有盛
名於一時。近世少有喜者。或加訾毀。惟陸務觀
重之。此可爲知者道也。自世競宗江西。已看不
入眼。况晚唐卑格方錮之時乎。杜少陵猶敢竊
議妄論。其於宛陵何有。

歐陽氏序略曰。聖俞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
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
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
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旣知之

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者。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善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于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嘗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

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于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

又詩話曰。子美筆力豪雋。以超邁橫絕為奇。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夜行。詩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洒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親切。石齒激寒瀨。作

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新。心意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我獨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工。謂粗得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漁隱叢話。聖俞詩工於平淡。自成一派。如東溪云。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着花無醜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處。雲外一聲雞。春陰云。鳩鳴桑葉吐。村暗杏花殘。杜鵑云。月樹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須細味之。方見其用意也。

張浮休評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菌茹。土形木質。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

許彥周詩話。聖俞詩句之精鍊。如焚香露蓮泣。聞磬清鷗邁之類。宜乎為歐公所稱。其它古體如朱弦隨越。一唱三歎。讀者當以意求之。

後村劉氏曰。歐公詩如昌黎。不當以詩論。本朝詩惟宛陵為開山祖師。宛陵出。然後桑濮之哇淫稍息。風雅之氣脉復續。其功不在歐尹下。世之學梅詩者。率以為淡。集中如葑上春田。闕蘆中走吏參。海貨通閭市。漁歌入縣樓。白水照茆

屋清風生稻花。霜落能升樹。林空鹿飲溪。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每令夫結友。不爲子求郎。山形無地接。寺界與波分。山風來虎嘯。江雨過龍腥。之類殊不草草。蓋逐字逐句。銖銖而較者。決不足爲大家數。而前輩號大家數者。亦未嘗不留意於句律也。

尹師魯集二十卷

晁氏曰。尹洙字師魯。河南人。天聖中進士。以薦爲館閣校勘。累遷右司諫。知渭州。兼鎮涇源路。經略公事。爭城永洛事。爲董士廉所訟。遣御史

就鞠。不能得其罪。猶貶筠州監酒。師魯內剛而外和。與人言必極辯。其是非如前世治亂沿革之變。靡不該博。人有疑不能通。爲指畫講說。皆釋然自得。尤長於春秋。文章自唐末卑弱。柳開始爲古文。天聖初。與穆修大振起之。

陳氏曰。其父仲宣。明經入仕。父子皆歐陽公誌其墓。洙與穆伯長同爲古文。范文正公爲作集序。歐陽公亦稱其文簡而有法。以剛直數忤時。卒以貶死。死時精明不亂。有過人者。石林葉氏曰。尹師魯不長於詩。亦自以爲無益。

而廢事。故方洛中歐陽文忠公與梅聖俞銳意作詩。時獨不作。余平生僅見其三五篇而已。吳下施昌言家子弟。有其和昌言一絕云。千里觀風使節來。百城舒慘係行臺。威嚴少霽猶知幸。誰信芳尊盡日開。氣格終自不凡。竹溪林氏曰。本朝古文自尹稷始倡為之。然二公去華就實。可謂近古而未盡變化之妙。所以歐公謂老泉曰。於文得尹師魯。孫明復。而意猶不足。此語見子由作公墓碑。

書判一卷

陳氏曰。尹洙撰天聖二年進士。後以安德軍節推試書判拔萃科中之。前十道是程文。餘當為擬卷。本朝惟余安道亦中是科。集中有判詞二卷。文鑑亦載一二。又有王回判二道。而回不以此科進。餘未有聞。

尹漸集六卷

陳氏曰。太常博士知懷州河南尹源。子漸。撰師魯之兄。焯。彥明。其孫也。

六一居士集一百五十二卷 附錄四卷 年譜一

卷

晁氏曰。歐陽修字永叔。吉州人。舉進士。累遷知制誥。夏竦以永叔黨於杜韓范富。因以外甥張氏事汚之。下開封府治之。無狀。坐用張氏。匿中物市田。出知滁州。召入修唐書。為翰林學士。未幾。叅知政事。蔣之奇言其帷箔事。連其子婦。吳氏詔詰之。奇辭窮。坐貶。年六十。乞致仕卒。謚文忠。博極羣書。好學不倦。尤以獎進天下士為己任。延譽慰藉。極其力。而後已。於經術治其大指。不求異於諸儒。與尹洙皆為古學。遂為天下宗。匠蘇明允以其文詞令雍容。似李翱。切近適。當似陸贄。而其才亦似過此兩人。至其作唐書五代史。不愧班固劉向也。獨議濮邸事。議者不以為是。

陳氏曰。本朝初為古文者。柳開。穆修。其後有二。一蘇。二蘇。兄弟。歐公本以詞賦擅名場屋。既得韓文。刻意為之。雖皆在諸公後。而獨出其上。遂為一代文宗。其集通行海內。而無善本。周益公解相印歸。用諸本編校。定為此本。且為之年譜。曰居士集。外集而下。至於書簡集。凡十名。刊之家塾。其子綸又以所得歐陽氏傳家本。乃公之子

渠叔弼所編次者屬益公舊客曾三異校正益
完善無遺恨矣居士集歐公手所定也

東坡蘇氏集序略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
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佛亡莫
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
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
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
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
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而攻之能折困

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而同曰
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
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
古士亦因陋中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
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
賢以犯顏納說爲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
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此豈人力也哉非
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士始爲新
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今天
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

端然後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棊。乃次而論之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

石林葉氏曰。歐陽文忠公晚年取平生所爲文自編次。今所謂居士集者。往往一篇至數十過。有累日去取不能決者。一夕大寒。燭下至夜分。薛夫人從旁語曰。寒甚當早睡。胡不自愛自力。此已所作安用再三閱。寧畏先生嗔耶。公徐笑曰。吾正畏先生嗔耳。

又曰。歐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詩多平易踈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失於快直。傾困倒廩。無復餘地。然公詩好處。豈專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詩。玉顏自昔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此是兩段大議論。抑揚曲折。發見於七字之中。婉麗雄勝。字字不失相對。雖崑體之工者。亦未易。此意所會處。如是乃爲至到。

張浮休評歐陽永叔詩。如春服乍成。綠酒既醜。

登山臨水。竟日忘歸。
朱子語錄。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
於詞。少間却是邊頭帶得說此道理。其本意終
自可見。歐公文意及二蘇文好處。只是平易說
道理。初不曾使差異底字。換却尋常底字。歐陽
公文字。敷腴溫潤。
竹溪林氏曰。歐曾老蘇東坡。所以絕出於唐。以
後者。以其辭必已出不蹈襲前人。而又自然也。
蹈襲者。非剽竊言語。但體製相似。筆力相類。皆
是也。

竹溪翁文集十二卷

尚書屯田員外郎。仲訥。樸翁撰。歐陽公序略曰。
君生於有宋百年全盛之際。儒學文章得用之
時。宜其馳騁上下。發揮其所畜。振耀於當世。而
獨韜藏抑鬱。久伏而不顯者。蓋其不苟屈以合
世。故世亦莫之知也。豈非知命之君子歟。余謂
君非徒知命。而不苟屈。亦自負其所有者。謂雖
抑於一時。必將伸於後世。而不可揜也。君之既
沒。富春孫莘老狀其行以告于史。臨川王介甫
銘之石以藏諸幽。而余又序其集以行於世。然

則君之不苟屈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其不在吾三人者耶

江隣幾文集二十卷

刑部郎中修起居注江休復隣幾撰歐陽公序略曰隣幾毅然仁厚君子也雖知名於時仕宦久而不進晚而朝廷方將用之未及而卒其學問通博文詞雅正深粹而議論多所發明詩尤清淡閑肆可喜其文已行於世矣固不待余言而爲重輕也

陸子履寓山集十二卷

集賢修撰洛陽陸經子履撰周平園序略曰公與歐陽文忠公周旋館閣詩文往復相與至厚惜仕不偶陷於朋黨屢起屢仆晚遇裕陵方嚮於用則已老矣予嘗謂尹師魯蘇子美江隣幾梅聖俞丁元珍皆著美名負屈稱與子履大略相似彼五賢者得文忠銘其藏序其文姓名鏗轟炳耀至今盪人耳目獨公以死後不得與於斯文或者遂謂公生旣不遇其歿又重不幸也予曰不然公當古文復與時文忠實與爲友其出倅宿州送以詩曰子履自少聲名馳落筆文

章天下知。開懷吐胸不自疑。世路迫窄多穿機。
鬢毛零落風霜摧。十年江湖千首詩。又曰。一自
蘇梅閉九泉。始開東穎播新篇。暮年酬唱尤多
有。怕逢詩敵力難當。及敢期佳句報琅玕之句。
則是公之生也。已爲文忠所稱道如此。尚何待
於身後其垂名不朽。亦豈下於五賢哉。予故表
而出之云。

與涇州文忠公周致請閣書文并寫。昨與至。皇
宋賢翁與各則。對。子。與。固。平。園。京。都。曰。公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五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經籍考

集

薛簡肅公文集四十卷

參知政事薛奎。宿藉撰。歐陽公序略曰。公絳州正
平人。自少以文行推於鄉里。既舉進士。獻其文百
軸於有司。由是名動京師。平生所爲文。至八百餘
篇。何其盛哉。公之事業顯矣。其爲文章。氣質純深
而勁正。蓋發於其志。如其爲人云。

劉公是集七十五卷

晁氏曰。劉敞字原父。袁州人。慶曆中舉進士。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出知永興。爲人明白俊偉。自六經百氏下至傳記。無所不通。爲文章尤敏贍。好摹倣古語句度。在西掖時。嘗食項草。九制各得其體。英宗嘗語及原父。韓魏公對以有文學。歐陽公曰。其文章未佳。特博學可稱耳。

公是劉氏文集後序曰。古今之文人多矣。其能道胸中之蘊積。暢物理之有無。合衆美以爲已用。超倫類而獨得。使其語言如其心。其馳騁極所欲。瓌

偉奇正放肆自若。非夫豪傑之士不能至。是故自申韓管商慎墨屈原之論。其道未必皆是。而其書傳焉。雖然。猶之貴文也。若夫原性命之統貫。誠明之本。考百子之雜博。判其真僞。雖至于六經。可折衷也。極帝王之治。奉事有功。雖在于今日。可按行也。是好古博雅之士。所以貴乎學聖人而得其道真者。嗚呼。先生之文。優出於前人者。在是矣。傳曰。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惟深故能通天下之志。以極萬物之理。則文有不明者乎。盛如四時。煦育賦予。雕刻衆形。萌芽天條。無有不備。是之謂神故。

古今之士。智有所不周。文有所不明。由其情之蹇淺也。知其一。不知其二。善於此。不善於彼。由其氣窳而化狹也。嗚呼。先生可謂備矣。

石林葉氏曰。慶曆後。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者。劉原父雖出其後。以博學通經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秋於原父書。梁入閣事之類。原父卽爲剖析。辭辯風生。文忠論春秋多取平易。原父每深言經旨。文忠有不同。原父間以譁語酬之。文忠久或不能平復。忤韓魏公。終不得爲翰林學士。將死。戒其子

弟。毋得遽出其文集。後百年。世好定。當有知我者。故貢父次其集藏之。不肯出。私謚曰。公是先生。貢父平生亦好諧謔。慢侮公卿。與荆公素厚。坐是相失。及死。弟子私謚公非先生。朱子語錄曰。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絕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說學公穀文勝貢父。劉侍讀氣平文緩。乃自經術中來。比之蘇公。誠有高古之趣。但亦覺詞多理寡。苦無甚發明。

竹溪林氏曰。劉原父於諸經錯綜貫穿。自得於心。不肯下荆公。荆公實畏之。尚書義更定武成先後

脫簡皆從原父

劉公非集六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劉敞。貢父撰。號公非先生。敞兄弟俊敏博洽。同登慶曆六年進士第。敞本首冠。以內兄王堯臣為編排官引嫌。遂得第二。仕早貴而不永。年才五十。敞歷州縣二十年。晚乃遊館學。元祐中始掌外制。敞子奉世仲馮亦有名。官至執政。世稱三劉。

朱子語錄曰。劉貢父文字工於摹倣。學公羊儀禮。孫明復。唯陽子集十卷。

晁氏曰。孫復字明復。晉州人。居泰山。深於春秋。自石介以次皆師事之。年四十未娶。李丞相迪以其弟子妻之。慶曆中。范文正公富鄭公言之於朝。除國子監直講。嘗對邇英閣說詩。上欲以為侍講。楊安國沮之而寢。

李泰伯退居類稿十二卷 續高八卷 常語三卷

周禮致太平論十卷 後集六卷

陳氏曰。太學說書。南城李觀。泰伯撰。其自序曰。天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也。不然。斯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類稿。慶曆所錄。續稿。皇祐所錄。後集。則門

人傳野編泰伯不喜孟子嘗語專辯之
朱子語錄曰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
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
周禮論好如宰相掌人主飲食男女事其意如此
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
見其時節方興如此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
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帖不爲
所喜

少微集三十卷

陳氏曰職方員外郎會稽齊唐祖之撰齊澣之後
天聖八年進士兩應制科皆爲首選以切直報罷
居鑑湖東北去城五里名其山曰少微其集願臨
爲之序

樂全先生集四十卷

陳氏曰叅政文定公南都張方平安道撰初舉茂
材異等再舉賢良方正皆中其科識略過人知蘇
洵父子於布衣惡王安石於考試進士之日皆人
所不能及壽八十五薨於元祐中於當時最爲耆
德然頗不爲司馬公所喜

東坡蘇氏文集序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

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
孝章、郝鴻、豫書，慨然有烈大夫之風。諸葛孔明不
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
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
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
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
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
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
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
公爲布衣，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
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
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
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
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
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言天
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
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
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以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
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於禮義，合於人情。

是非有考於前而成敗有驗於後及其他詩文皆
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爲人信乎其有似於
孔北海諸葛孔明也昔曾魯公嘗爲軾言公在人
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
而決粲然成章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
曆以來名臣爲人主所敬莫如公者

胡文恭公集七十卷

陳氏曰樞密副使文恭公晉陵胡宿武平撰晉陵
之胡自文恭始大其猶子宗愈仍執政子孫爲侍
從九卿者以十數紹興世將承公亦其後至今爲

名族

蔡君謨集十七卷

晁氏曰蔡襄君謨興化人天聖中舉進士在慶曆
四諫官選中累遷至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知福
泉杭三州文章清遒粹美工書爲宋朝第一
陳氏曰集三十六卷近世始刻於泉州王十朋龜
齡爲序余嘗宦莆至其居去城三里荔子號玉堂
紅者正在其處矮屋欲壓頭猶是當時舊物歐公
所撰墓誌石立堂下真蹟及諸公書帖多有存者
東下同郡晚出欲自附於名閥自稱爲族弟本傳

云爾。襄孫佃。唱名第一。京時當國。以族孫引嫌降
第二。佃終身恨之。

鄭毅夫鄭溪集五十卷

晁氏曰。鄭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異。爲詩賦有聲。
廷試第一。累遷知制誥。入翰林學士。王安石不悅
之。乘宰相在告。除獬知杭州。爲文有豪氣。峭整無
長語。與滕達道少相善。並嗜酒。落魄無檢操。人自
之爲滕屠。鄭洁云。

陳氏曰。皇祐五年進士。首選坐知開封府。不肯用
按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而出。廷試園丘象天賦。
時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園
丘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一字曰。禮大必
簡。丘園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

曾子固南豐類稿五十卷

晁氏曰。曾鞏。字子固。南豐人。元豐中爲中書舍人
卒。子固師事歐陽永叔。早以文章名天下。壯年其
文慄鷲奔放。雄渾瓌偉。其自負要自劉向。藐視韓
愈以下也。晚年始在掖垣。屬新官制。方除目填委。
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及屬草授吏。所以本法意
原職守爲之訓勅者。人人不同。瞻裕雅重。自成一

家。歐公門下士多爲世顯。人議者獨以子固爲得其傳。猶學浮屠者所謂嫡嗣云。

陳氏曰。王震爲之序。年譜朱熹所輯也。按韓持國爲神道碑。稱類稿五十卷。續四十卷。外集十卷。本傳同之。及朱公爲譜時。類稿之外。但有別集六卷。以爲散逸者五十卷。而別集所傳。其什一也。開禧乙丑。建昌守趙汝礪。丞陳東得於其族孫濰者。校而刊之。因碑傳之舊。定著爲四十卷。然所謂外集者。又知何當。則四十卷亦未必合其舊也。朱子語錄曰。南豐文字確實。他初亦只是學爲文。

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不爲空言。只是關鍵緊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東坡則華豔處多。

曾子開曲阜集四十卷。奏議十二卷。西掖集十二卷。內制五十卷。外制三十卷。

晁氏曰。曾肇字子開。子固之弟也。登進士第。元祐中。爲中書舍人。元符末。再入西掖。遂爲翰林學士。前後歷陳頴。宋泰海。和金陵真定。九郡帥守。坐兄子宣貶。亦以散官汀州安置。崇寧末。移台州。居京

口而終。封曲阜侯。

陳氏曰。肇元祐中爲西掖。元符中再入。故別名庚辰外制集。肇制誥溫潤典雅。其草見初拜相制。注玉山稱之。以爲得命次相之體。

蘇明允嘉祐集十五卷

晁氏曰。蘇洵字明允。眉山人。至和中。歐陽永叔得明允書二十二篇。大愛其文辭。以爲賈誼。劉向不過也。以書獻除校書郎。與姚子張同編太常。因革禮百卷。書方成而卒。治平史臣謂永叔所獻明允之文甚美。大抵兵謀權利機變之言也。

陳氏曰。洵初入京師。益帥張文定薦之。歐陽公世皆知之。而有雷簡夫者。爲雄州。以書薦之。張。歐及韓魏公。尤力。張之知洵由簡夫。世罕知之。雷之書文亦慨慷偉麗可喜。

南豐曾氏哀詞曰。明允始舉進士。又舉茂材異等。皆不中。歸焚所爲文。閉戶讀書。五六年。所有旣富矣。乃始復爲文。蓋少或百字。多至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諭。侈能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

朱子語錄曰。老蘇文雄渾。其父子爲文。自史中戰國策得之。皆自小處起議論。

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老蘇門只就孟子學作文。不理會他道理。然其文亦實是好。

蘇子瞻東坡前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

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集四卷。應詔集十

卷。

晁氏曰。蘇軾子瞻。洵之長子也。軾生十年。其母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比冠。學通經史。屬

文日數千言。嘉祐中。歐陽永叔。考試禮部進士。

聖俞與其事。得其論。刑賞以示永叔。至驚喜以爲

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乃寘之第二等。

後以書謝。永叔見之。語客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

一頭地。又以直言薦之。答策入上等。英宗在藩邸。

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不可。知湖州。

以表謝上。言事者摘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

臺。初子瞻當王安石紛更法度之際。見其事不便

於民。則賦詩以諷焉。言者從而擠陷。欲寘之死。神

宗薄其過。責置黃州。溫公相哲宗。累擢中書舍人。

除翰林學士承旨。紹聖中。坐草責呂惠卿制。直書其罪。誣以訕謗。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還。卒于常州。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爲空言。旣謫黃州。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平生遇事。所爲詩騷銘記書校論議。率皆過人。晚喜陶淵明詩。和之幾徧。爲人英辯奇偉。於書無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閻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門下賓客。亦皆一世豪傑。其盛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無不爲。世稱其忠義。嘗自比范滂。孔融。議者不以爲過。在黃州日。自號東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爲東坡云。

陳氏曰。杭蜀本同。但杭本無應詔集。

朱子語錄。東坡文字明快。但傷於巧。議論有不正当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人了。文字方稍平。大抵已前文字却平正。亦不會大段巧說。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坡文雄健有餘。只下字亦不帖實處。東坡文只是大勢好。不可逐一字去檢點。東坡喜議論有氣節。其文字晚年不衰。蓋是夾雜些佛老。添得又鬧熱也。

蘇子由藥城集前集五十卷。後集二十四卷。第三集

十卷。應詔集二十卷。

晁氏曰。蘇轍。子由。洵之次子也。年十九中進士第。二十舉直言。因所問極言得失。策入。或欲黜之。仁宗不許。擢商州推官。以兄得罪。從坐。謫筠州監酒。軍任臨朝。相溫公。擢中書舍人。代子瞻爲翰林學士。未幾。拜尚書左丞。紹聖初。謫置雷州。後北還。凡居雷循七年。居許十六年。杜門理舊學。於是詩春秋傳老子解古史書皆成。自謂得聖賢遺意。陳氏曰。欒城。真定府縣也。蘇氏望趙郡欒城。元魏時屬趙郡。故云晚居穎濱。自號穎濱遺老。故集或

名。

東坡蘇氏曰。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爲不如。其爲人深不願人知之。其文如其爲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作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憤憤者。而或者便譏僕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朱子語錄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平園周氏曰。吾友陸務觀當今詩人之冠冕。數勸予哦蘇黃門詩。退取欒城集觀之。殊未識其旨趣。

甲申閏月。郊居無事。天寒踞爐如餓鴟。劉子澄忽
自城中寄此卷相示。快讀數過。溫雅高妙。如佳人
獨立。姿態易見。然後知務觀於此道。真先覺也。
三蘇年表三卷

陳氏曰。右奉議郎孫汝聽撰。汝聽當是蜀人。敘蜀
甚詳。

東坡別集四十六卷

陳氏曰。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于建安。夫
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
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誌林雜說之類。亦雜
以穎濱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僞勦入者。有張某
爲吉州。取建安本所遺盡刊之。而不加考訂。中載
應詔策論。蓋建安本無應詔集也。

王介甫臨川集一百三十卷

晁氏曰。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慶曆三年進
士。累除制誥。神宗在藩邸。見其文異之。召爲翰林
學士。熙寧三年。拜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七年罷。
明年再入相。九年罷。卒。年六十六。謚文公。其壻蔡
卞謂自先王澤竭。士習卑陋。不知道德性命之理。
安石奮乎百世之下。追堯舜三代。通乎晝夜陰陽。

所不能測而入於神。著雜說數萬言。其言與孟軻相上下。晚以所覺考字。畫奇耦橫直。深造天地陰陽造化之理。著字說包括萬象。與易相表裏。崇寧初。卞之兄京秉政。詔配文宣王廟。近時議者謂自紹聖以來學術政事。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實出於安石云。

陳氏曰。方嘉祐以前。名重一世。迹其文學。論議操守。使不至大位。則光明俊偉。不可瑕疵者。老蘇曰。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嘆。孰知其禍之至此哉。何其知之明也。

東坡蘇氏曰。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也。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而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

王魏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尚書左丞王安禮。和甫撰。近時厚之。順伯其曾孫也。

王校理集六十卷

陳氏曰。秘閣校理王安國。平父撰。安國雖親安石。弟意向頗不合。尤惡呂惠卿。卒爲所陷。坐鄭俠事。奪官歸田里。亦會惠卿方叛安石故也。尋復之。命下而卒。

南豐曾氏序略曰。平甫自少已桀然。以材高見於世。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篤。博覽強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闕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世皆謂平甫之詩宜爲樂歌。薦之郊廟。其文宜爲典冊。施諸朝廷而不得用於世。然其文之可貴。人莫得其揜也。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於詩見之。故詩尤多也。

廣陵集二十卷

陳氏曰。揚州布衣王令。逢原撰。令少年有盛名。王介甫尤重之。年二十八而卒。其妻吳氏安石夫人之女弟也。守志不嫁。一女遺孕。嫁吳師禮。其子曰說。所謂吳傅朋也。令之墓安石銘之。後有劉發者爲之傳。吳氏之墓其姪王雲銘之。奉使死磁州者。

也

石林葉氏曰。王逢原作騷文極工。蓋非徒有意言語。嘗渡揚州江中流。慨然有感。乃作江上詞。既以爲未極其意。又作山中詞。寄示王荆公。荆公讀中篇不覺失聲嘆曰。秦漢後乃有斯人耶。自以爲不及。於是與之交益密。逢原早死。文字多散落。二詞世少有見者。

後村劉氏曰。昔讀廣陵集。草草用朱筆點出妙處。晚年遂再選一番。本朝諸人。惟逢原別是一種風調。如靈芝慶雲。出爲祥瑞。半山崛強於歐蘇。無所推讓。非苟嘆伏後生者。

王深父文集二十卷

王回。深父。福州候官人。舉進士中第。爲亳州衛真縣主簿。卒於治平二年。年四十三。

南豐曾氏文集序曰。當先王之跡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因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必考於法度。而窮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復辯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推散缺不全之經。以

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
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
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必由是而有得。則其於心
教。豈小補而已哉。嗚呼。深父其志方強。其德方進。
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
然觀其所可攷者。豈非孟子所謂名世者歟。其文
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存。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明
深父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

西麓周氏曰。王深父學於歐陽公。與王介甫。曾子
固。劉原甫游。其文出歐陽體。而尤純淡。序事曲折
不窮。特壯偉不及也。至於摘經傳語。以爲賦詞。短
而意深。有味其言哉。文章自漢魏以來。體益下。至
唐中世。韓柳作興之。習俗相沿。未遽盡革。加以五
代亂離。死生於矛戟中。而文章喪矣。國初漸欲修
復古文。天聖明道以後。歐陽公與穆伯長。尹師魯。
石守道。數君子。以大手筆倡之。流傳於後。遂以歐
陽公爲宗。文章高下。固自有時哉。以吾觀之。數君
子之功。誠不可泯沒。然其離合盛衰。關於世道。似
亦非偶然者。古詩逮齊梁。浮靡不振。唐自陳子昂
氏以前。猶未數也。開元天寶之盛。李杜之光。燄始

長矣。同時王摩詰。孟浩然。韋蘇州。片言隻字。皆不入俗。惜無李杜詩。不得不變也。王深文。曾子固。不遇歐陽公。亦豈作落霞孤鶩等語哉。

水心葉氏曰。聞之。呂氏讀王深文文序。使人長一格。事君責難。受人抱關。諸賦可以熟玩。自王安石。王回。始有幽遠遺俗之思。異於他人。而回不志於利。能充其言。非安石所能及。少假不死。及安石之用。未知與曾鞏。常秩何如。士之出處。固難言也。

王子直文集

王向。子直。深父之弟。南豐文集序曰。子直自少已

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下。可謂魁奇拔
出之才。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偉麗可喜者也。讀其
書。知其與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作者之林。未知
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者亦少矣。然子直
晚自以爲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
人之指要。大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
而托之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文未知其孰
先孰後也。然不幸早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
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深甫所
以深恨也。

西麓周氏曰。子直之於深南。猶穎濱之於東坡也。芝蘭之叢。無不香者。然子直時有英氣。而能力自蟠屈。以就法度。可謂有意於文章也。

王容季文集

王固容季。子直之弟。南豐文集序曰。敘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畧星候氣。揆民緩急。兼蠻夷鳥獸。其材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與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十。其於舜典。則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堯之時。觀天以曆象。至舜。又察之以璣衡。聖人之法。至

後世益備矣。曰。七者。則日月五星。曰。政者。則羲和之所治。無不任焉。其體至大。蓋一言而盡。可謂微矣。其言微。故學者所不得不盡心。能盡心。然後能自得之。此所以爲經。而歷千餘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易詩禮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旣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孟子而已。承孟子者。楊子而已。楊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奧。若楊子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敘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

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罔容季。皆善屬文。長於敘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蓋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

又爲墓銘曰。容季孝弟純篤。尤克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敘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銜鬻。亦不爲名。日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

深甫。以道義文章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

按侯官三王之文。蓋宗師歐公者也。其大家正氣。當與曾蘇相上下。故南豐推服其文。而深悲其早世。然晁陳二家書錄。並不收入四

文獻通考 卷三百三十五
朝國史藝文志。僅有王深父集纔十卷。則止有書序所言之半。而于直容李之文無傳焉。亦不能知其卷帙之多少。可惜也。

華陽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王珪。禹玉。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開封。少好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羣書。慶曆二年。廷試第二。嘉祐初。入翰林。至熙寧三年。始參大政。凡為學士者十五年。後拜相。薨。年六十七。謚

文恭

陳氏曰。珪典內外制十八年。集中多大典冊詔令

其詩號至寶冊。以其好為富貴語也。在相位無所建明。人目為三旨元豐末。命珪本無異論。亦緣其俯首相不能早發大議。依違遷延。以召讒賊云。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晁氏曰。皇朝司馬文正公。實陝州夏縣人。初以文舉

入官。年三十舉進士。甲科。故知。其。除。館。尚。書。

選。中。書。平。章。事。兼。知。樞。密。事。中。外。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終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五

三十五

華陽集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王珪高其先成都人故號華陽後居同州又好學自誦數千言及長博通羣書慶曆二年廷式第其初入翰林至熙寧二年始奏劄首昧不進早發大黠外數舉或以昏黷其數則人目為三旨亦豐未命廷本無異歸亦錄其共詰謬至寶冊以其致為富貴請此亦昧於無也

通考卷二百三十六

鄱陽人馬端臨著

經籍考

集

司馬文正公傳家集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陝州夏縣人初以父蔭入官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故相龐籍薦除館閣校理神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後除樞密副使力辭而去元祐初拜門下侍郎繼遷尚書左僕射卒年六十八謚文正好學如饑之嗜食於學無

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猶好禮。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集乃公自編次。公薨。子康又沒。鬼以道得而藏之。中更禁錮。迨至渡江。幸不失墜。後以授謝克家。劉嶠刻板上之。今光州有集本。范蜀公集一百二十卷。

汪玉山序。按蜀公墓誌云。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二十卷。外制集十卷。正書三卷。樂書三卷。公成都人也。應辰守成都。凡三年。求公文集。雖按訪殆徧。來者不一。而竟無全書。蓋公之沒。距今

八十年矣。竊意歲月愈久。則雖此不全之書。亦或未易得也。於是以意類次。爲六十二卷。曰樂議。曰使北錄。不見於墓誌。亦恐其初。文集中未必載也。而樂議或特出於世俗所哀輯。今皆存之。又以諫疏內制外制正書樂書附之。通爲一百十二卷。正書所得止一卷。今分爲二。司馬溫公論正書。其間有云。舜無焚廩浚井之事。而今之正書無此語。豈亦非全書耶。

張少愚白雲集三十卷。

晁氏曰。張俞字少愚。幼通悟。於書無不該貫。朝廷

嘗以校書郎召表乞授其父隱於岷山之白雲溪凡六被徵召皆不起爲文有西漢風嘗賦洛陽懷古蘇子美見而歎曰優游感諷意不可盡吾不能也

文與可丹淵集四十卷

晁氏曰文同字與可蜀人進士高第以文學名操韻高潔畫筆尤妙仕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元豐初出守吳興至死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逝

東坡謂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三畫四世

少知者惟予一見識其妙處又有詩云斯人定何人遊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三昧他日觀其飛白復恨知與可之不盡也陳氏曰東坡與之厚善墨堂記篋管谷記皆爲同作司馬溫公稱其襟韻瀟洒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其爲人可知矣容齋洪氏隨筆曰今人但能知文與可之竹石惟東坡公稱其詩騷又表出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之句予嘗恨不見其全比得蜀本石室先生丹淵集蓋其遺文也於樂府雜詠有秦王卷衣篇曰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彩相

文獻通考 卷三百三十六 三
鈎加銅螭逐銀倪壓屋驚蟠拏洞戶瑣日月其中
光景賒春風動珠箔鸞額驚窠斜美人却扇坐羞
落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冰抱紅牙君王顧之笑
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持以贈所
愛結歡其無涯其語意深入騷人閩域又有王昭
君三絕句云艷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
寵只是信丹青幾歲後宮塵今朝絕國春君王重
恩信不欲遣他人極目胡塵滿傷心漢月圓一生
埋沒恨長入四條絃令人讀之縹縹然感慨無已
也

无章簡玉堂集二十卷

陳氏曰參政錢塘元絳厚之撰絳之祖德昭相吳
越本姓危氏唐末危全諷其伯父也父日子倡兵
敗自臨川奔杭州易姓无至今建昌撫州邵武多
危姓絳能文辭晚歲以王介甫薦入翰林甚稱職
遂柄用

晁氏曰絳鑠廳中進士第爲翰林學士參知政事
立朝無特操晚入翰林諂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時
論鄙之工文辭爲流輩所推許卒時年七十六

蒲左丞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蒲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皇祐五年進士曾入亮薦除館職神宗謂宰相曰宋孟有史才乃同修國史入爲翰林學士除尚書左丞卒年六十六爲人酷暴奢侈蘇子瞻嘗規之云一曰慈二曰儉世以爲中其膏肓之疾

趙懿簡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趙瞻字大觀盩厔人少善爲古文慶曆五年登進士第治平中爲侍御史論濮邸事及貶元祐中終於同知樞密院謚懿簡學春秋著書十卷其他文不皆奇也

鮮于諫議集三卷

晁氏曰皇朝鮮于侁字子駿閬中人景祐中登進士乙科神宗初上書上愛其文以爲不減王陶元祐中仕至諫議大夫侁治經術有法論著多出新意晚年爲詩與楚詞尤精世以爲有屈宋風族姪之武編次有序

東坡蘇氏曰鮮于子駿九誦友屈宋於千載上堯祠舜祠二章氣格高古東漢以來鮮及

少游秦氏曰公晚年爲詩與楚辭尤精蘇翰林讀公八詠自謂欲作而不可得讀九誦以爲有屈宋

之風

石林葉氏曰晁無咎嘗云頃以諸生子見鮮於諫議子駿教之爲文曰文章但取簡易和緩不必奇險如詩言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此豈不甚乎後人因之乃曰援北斗兮酌酒漿一變雖奇以北斗爲酌無已夸乎其甚遂有言上天揭取北斗柄辭至於此則已弊矣極以其言爲然子駿在前輩詩文亦高古初世未有爲騷者自子駿興文與可發之後遂有相繼得其味者也

呂正獻公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東萊呂公著晦叔撰

汪玉山序曰應辰頓知成都始得申正獻呂公集蓋散逸之餘哀輯補綴非當時全書矣然見所未見亦不爲少其雜以他人所作者仆三四旣而以授公之曾孫金部員外郎企中金部又屬其兄子大麟大虬考訂刊劂爲二十卷方全盛時士大夫家集之藏未必輕出中更黨禁愈益藏匿故一旦紛擾遂不復見而此雖殘缺不全未易得也金部惻然念之欲以所得鏤板庶廣其傳焉應辰方待罪太史論次熙寧元豐以來公卿大夫事實雖前

修盛德盖有不待言論風旨而可知者然而傳信垂後不可以無證詔求遺書將以補史氏之缺久之無送官者每爲之閣筆而嘆也

楊元素集四十卷

晁氏曰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幼警敏讀書一過輒誦至老不忘皇祐初擢進士第二人累擢翰林學士沈存中爲三司使暴其所薦王永年事因貶官終於天章閣待制知杭州嘗居無爲山號無爲子爲文立就

劉狀元東歸集十卷

陳氏曰大理評事鈇山劉輝之道撰輝嘉祐四年進士第一人堯舜性仁賦至今人所傳誦始在場屋有聲文體竒澁歐陽公惡之下第及是在殿廬得其賦大喜旣唱名乃輝也公爲之愕然盖與前所試文如出二人手可謂速化矣仕止於郡悞年三十六以卒世傳輝旣見出於歐陽公怨憤造謗爲猥褻之詞今觀楊傑志輝墓稱其祖母死雖有諸叔援古誼以嫡孫解官承重又嘗買田數百畝以聚其族而餉給之盖篤厚之士也肯以一試之淹而爲此儉薄之事哉

古靈集二十五卷

陳氏曰樞密直學士長樂陳襄述古撰襄在經筵薦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顯於時紹興初詔旨布之天下集序李忠定綱作

李誠之集三卷

晁氏曰李師中字誠之中進士科仁宗朝權廣南轉運使終天章閣侍制唐子方貶春州嘗有詩送行盛傳一時

陳都官集三十卷

陳氏曰都官員外郎嘉禾陳舜俞令舉撰舜俞慶

曆六年進士嘉祐四年制科以言新法謫官南康與劉凝之騎牛遊廬山詩畫皆傳於世舜俞居蘇秀境上初從安定胡先生學熙寧中六客其一也其墓在城南之蘇灣子孫猶宅於烏鎮

張文叔集四十卷

袁州判官張彥博文叔撰曾南豐序略曰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爲文章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蓋未嘗爲余出其文又知文叔自進爲甚強自待爲甚重皆可喜也

文獻通考 卷三百三十六
濂溪集七卷

陳氏曰。廣東提刑。營道周敦頤茂叔撰。遺文纔數篇。爲一卷。餘皆附錄也。本名敦實。避英宗舊名改焉。其仕以舅鄭向任。晚年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前。有溪。取營道故居濂溪名之。二程所從學也。又本并太極圖爲一卷。遺事行狀附焉。

明道集四卷遺文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河南程顥伯淳撰。三司使羽之後也。其父曰珦。顥之沒。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集二十卷

晁氏曰。崇政殿說書程頤正叔撰。珦之子也。少與其兄顥。從汝南周茂叔學。元祐初。司馬溫公薦于朝。自布衣擢說書。未幾罷。紹聖中。嘗謫涪陵。頤務讀經明道。深斥辭章之學。從其遊者。多知名于世。珦氏曰。集凡九卷。

河南程氏文集十二卷

陳氏曰。二程共爲一集。建寧所刻本。

張橫渠崇文集十卷

晁氏曰。張載。字厚之。京師人。後居鳳翔之橫渠鎮。

學者稱曰橫渠先生。呂晦叔薦之于朝。命校書崇文。未幾。詔按獄浙東。既歸卒。

孫賢良進卷十卷

晁氏曰。孫洙。字巨源。廣陵人。歐陽永叔舉洙賢良。上策論五十篇。極論時事。元豐中。直學士院。奉詔作靈津廟碑。上稱洙學術行誼。且大用之。晁得風。緩而卒。或云上欲復大理獄。洙對合旨。由是驟進。

錢賢良進卷十卷

晁氏曰。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從胡瑗學。昭陵末。知制誥。

王直講集十五卷

陳氏曰。天台縣令南城王無咎。補之撰。無咎嘉祐二年進士。曾鞏之妹夫。從王安石遊。最久。將用為國子學官。未及而卒。為之誌墓。曾鞏序其集云。二十卷。今惟十五卷。

南陽集二十卷

陳氏曰。門下侍郎。穎昌韓維持國撰。封南陽郡公。故以名集。沈晦。元用。其外孫也。卷首載鮮于綽所述行狀。而晦跋其後。南潤。元吉。無咎其四世孫。無為集十五卷。別集十卷。

文獻通考 卷三百三十一
陳氏曰。禮部郎濡須楊傑次公撰。嘉祐四年。進士
元祐中爲郎。傑善談禪。別集皆爲釋老。而釋又十
之九。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

陳氏曰。中書舍人新淦孔文仲經父。禮部侍郎武
仲常父。戶部郎中平仲毅父撰。實先聖四十八世
孫。嘉祐六年。八年。治平二年。連三科。兄弟以次登
第。文仲舉賢良。對策切直。忤時寵。舉官范鎮景仁
因求致仕。而制科亦自此廢。武仲爲禮部第一人
中甲科。平仲亦嘗舉制科。其著述各數十篇。多散

逸。非傳。今其存者。文仲才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
二十一卷而已。慶元中。濡須王邁少愚守臨江。衰
輯刊行。而周益公必大爲之序。序略曰。遺文雖存
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其爲有德之言。非雕篆
之習也。昔黃太史頌當時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
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詆元祐詞臣。極其
荒唐。謂兩蘇爲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配之。文
行如何哉。

西漢集十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錢塘沈遵文通撰。初以郊社齋

郎舉進士第一執政謂已宦者不應先多士遂居其次實皇祐元年自是爲故事文通吏事精明強敏爲杭州開封府皆有能名從容間暇夙興治事及午而畢卒時年四十餘其孫晦元用宣和中亦魁天下

長興集四十一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沈括存中撰括於文通爲叔而年少於文通世傳文通常稱括叔今四朝史本傳以爲從弟者非也文通之父扶扶之父同括之父曰周皆以進士起家官皆至太常少卿王荆公志

周與文通墓及遼誌其伯父振之墓可攷括坐末樂事貶晚居京口自號夢溪翁自叙甚詳云山谷黃氏曰沈存中博極羣書至於左氏春秋傳班固漢書取之左右逢其原真篤學之士也

雲巢集十卷

陳氏曰審官西院主簿沈遼馭達撰遘親弟也以兄任爲京官坐法流貶事見揮塵錄自永徙池築室齊山號雲巢竟不復起以上三集刊于括蒼號三沈集其次序如此

蘓魏公集七十二卷

文獻通考 卷二百三十六
陳氏曰。丞相魏國公溫陵。蘇頌子容撰。紳之子也。紳在兩禁。人稱其險詖。而頌器局闊厚。未嘗與人較短長。其爲相在元祐末。大臣奏事。多稟宣仁。獨頌必以白哲廟。其後免於遷謫。蓋上以爲識君臣之禮。故也。年逾八十。薨於建中靖國之初。自草遺表。却醫屏藥。死生之際。了然。集前後序。汪藻。周必大撰。

呂晉伯輞川集五卷。奏議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忠。字晉伯。藍田人。汲公之兄。皇祐中進士。除檢詳樞密院吏房文字。爲河北轉運判官。累遷寶文閣直學士。三師。秦鳳。晉伯博極羣書。爲文尚理。致有益於用。章奏皆親爲文。

呂汲公文錄二十卷。文錄掇遺一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防。微仲。京兆藍田人。皇祐初中進士第。哲宗卽位。召知制誥。翰林學士。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紹聖初。謫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未踰嶺卒。大防旣拜相。常分其俸之半以錄書。故所藏甚富。其在翰林書命典麗。議者謂在元絳之上云。

呂和叔誠德集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鈞和叔。嘉祐二年中進士第。大防仲弟也。終于宣義郎。鄜延路漕司屬官。師張厚之。瞻學博文。無所不該。其文非義理不發。

呂與叔玉溪集二十五卷。玉溪別集十卷。

晁氏曰。皇朝呂大臨字與叔。汲公季弟也。登進士第。嘗歷太學博士秘書省正字。從程正叔張厚之學。通六經。尤精於禮。解中庸大學等篇行于世。嘗賦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辭類相如始近俳。獨倚聖門無一事。願同回也日心齋。正叔可之。

朱子語錄曰。呂與叔文集。然有好處。他文字極是

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

傳獻簡集七卷

陳氏曰。中書侍郎獻簡公。河陽傅堯俞欽之撰。

赤城集十卷

陳氏曰。兩浙提刑。寧海羅適正之撰。治平二年。進士。學於四明樓郁。為吏。捷敏。頗為蘇子瞻。劉貢父。諸公所知。台士有聞於世。自適始。

西塘集二十卷

陳氏曰。監安上門。三山鄭俠介夫撰。治平四年。甲科。小臣廟土。言人所不敢言。上為之感動。略施行。

其言不惟不怒而已。既而竟墮深譴。良由呂惠卿欲傾王安石。而俠與安國游從原善。遂起獄并陷之。俠既得罪。新法遂不罷。而本朝之禍本成矣。小人勿用之戒。可不畏哉。安石親惠卿而疎俠。豈惟誤國亦以危身。後之君子可以監矣。

范忠宣集二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宣公。吳郡范純仁堯夫撰。文正公之次子也。文正子四人。長純佑。尤俊有賢行。早年病廢以死。富文忠志其墓。近時禮部尚書之柔者。其四世孫也。次純禮純粹。皆顯用至大官。

劉忠肅集四十卷

陳氏曰。丞相忠肅公。東光劉摯莘老撰。凡四舉於鄉試。禮部爲第一。登嘉祐四年甲科。劉元城爲集序。述其處大槩。

范子功集五十卷

晁氏曰。范百祿字子功。鎮之姪也。終於中書侍郎。張洵休畫墁集一百卷。奏議十卷。

晁氏曰。張舜民芸叟邠州人。慶曆中。范仲淹帥邠。見其文異之。用溫公薦爲諫官。仕至吏部侍郎。後羈置房陵。政和中卒。其文豪重有理致。而最刻意。

於詩晚年為樂府百餘篇。自序稱年踰耳順。方敢言詩。百世之後。必有知音者云。自號浮休先生。唐張鷟稱浮休子。姜叟蓋襲之。

陳禾曰。舜民初用於元祐。至元符末為諫大夫。居職。日所上事六十章。崇寧初。坐謝表言紹聖逐臣。有云脫禁錮者。何止一千人。計水陸者。不啻一萬里。又曰。古先未之或聞。畢竟不知其罪。以為譏諷。坐貶。

范太史集五十五卷

陳氏曰。翰林學士。成都范祖禹淳夫撰。

朱子語錄曰。范淳夫文字純粹。下一箇字。便是合當下一箇字。東坡所以服他。東坡輕文字。不將為事。微時只胡亂寫去。又曰。四六語佳。莫如范淳夫灌園集三十卷。

陳氏曰。鄉貢進士。呂南公次儒撰。熙寧初。試禮部不利。會以新經取士。遂罷舉。欲修三國志。題其齋曰。袞斧。書將成而死。其書亦不傳。元祐初。諸公欲薦進之。不及。

伐檀集一卷

陳氏曰。知康州。豫章黃庶亞夫撰。自為序。廷堅其

子也。世所謂山魃水怪著薜荔之詩。集中多此體。廷堅詩律。盖有自來也。庶慶曆二年進士。

黃魯直豫章集三十卷。別集十四卷。

晁氏曰黃廷堅魯直也。幼警悟。讀書五行俱下。數過輒億。蘇子瞻嘗見其詩於孫莘老家。絕嘆以爲世久無此作矣。因以詩往來。會子瞻以詩得罪。亦罰金。元祐中爲校書郎。先是秦少游。晁無咎。張文潛。皆以文學游蘇氏之門。至是同入館。世號四學士。魯直之詩尤奇。世又謂之蘇黃云。紹聖初。責置戎州。至徽宗卽位。召還。嘗因嘲謔忤趙正夫。及正

夫爲相諭部。使者以風旨所作承天院塔記中語以爲達災謫國。遂除名編隸宜州。以死。崇寧四年也。

家傳曰公旣孤從舅尚書李公。公擇學公擇嘗過家塾見其書帙紛錯因亂抽架上書問之無不通大驚以爲一日千里蘇公嘗薦公自代其略曰瑰瑋之文絕妙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世以爲寶錄公學問文章天成性得落筆妙天下晚節位益黜名益高世以配眉山蘇公謂之蘇黃公嘗游瀟院樂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號山谷道人

史贊曰自李杜沒而詩律衰唐末以及五季雖有以比興自名者然格下氣弱么麼骯髒無以議爲也宋興楊文公始以文章蒞盟然至爲詩專以李義山爲宗以漁獵掇拾爲博以儷花鬪果爲工號稱崑崙體嫣然華靡而氣骨不存嘉祐以來歐公稱太白爲絕唱王文公推少陵爲高作而詩格大變高風之所扇作者間出班班可述矣元祐間蘇黃並世以碩學宏材鼓行士林引筆行墨追古人而與之俱世謂李杜歌詩高妙而文章不稱李翱皇甫湜古文典雅而詩獨不傳惟二公不然可謂

兼之矣然世之論文者必宗東坡言詩者必右山谷其然豈其然乎山谷自黔州以後句法尤高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自宋興以來二人而已豫章別集一卷

陳氏曰皆集中所遺者

天塔記黃給事行狀

毀璧蓋其顯顯者也諸孫

耕集滿傳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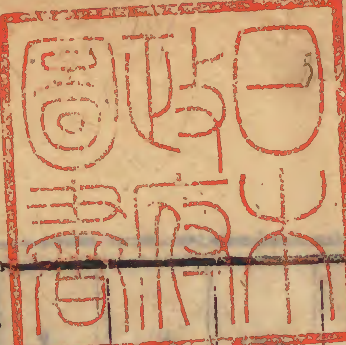
後村劉氏曰山谷文不如詩詩律不如古古不如樂府其文則專學西漢惜其努力徧局不能汪洋趨趨如其紀事立言頗時有類處

晁無咎雞肋編七十卷

晁氏曰。族父吏部公也。公諱某字無咎。幼豪邁。英爽不羣。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王安國名重天下。慎許可。一見大奇之。在杭州作文曰。七述敘杭之山川人物之盛麗。時蘇子瞻倅杭州。亦欲有所賦。見其所作。嘆曰。吾可以閣筆矣。子瞻以文章名一時。稱其博辨俊偉。於文無所不能。屈輩行與之交。由此聲名籍甚。舉進士禮部別試第一。而考官謂其文辭近世。未有遂以進御。神宗曰。是深於經可。革浮薄。元祐中除校書郎。紹聖初落職監信州酒。後知泗州。終於官。大觀四年也。張耒嘗言無咎於

文章。蓋天性讀書。不過一載。終身不忘。自少爲文。卽能追考。屈宋班揚。下逮韓愈柳宗元之作。促駕而力鞭之。務與之齊。而後已。其凌厲奇卓。出於天才。非醞釀而成者。自韓柳而還。蓋不足道也。山谷黃氏曰。晁補之文章。有漢唐間風味。可以名世。往未識晁無咎時。見其作安南羅言天辯縱橫。跋遮曲。奧雅奇麗。常恨同時而不相識。其後得相從。甚密。今不見。遂十五年。計其文字。皆當大進。恨隨食南北。不能相見耳。

石林葉氏集序。公少警悟絕人。讀太史公書而善



之以爲可至。遇有所得，皆不由町畦。自以意會。其後益縱觀百家，馳騁上下，數千載無不咀其華而摘其實。故公之文，緩急豐約，隱顯乘除，猝不可以捕詰。如終南太華，峻拔連絡，虎豹龍蛇，騰攫變化。至於優柔宏衍，踈宕邃遠，則朱絃踈越，停雲淵泉，可聽而不可求，可望而不可挹也。蓋常自謂喜左丘明，檀弓、屈原、莊周、司馬遷，相如枚乘。及唐韓柳氏，天下亦以爲兼得數子之奧，莫敢與之爭。卒能自成一家。晚惟文潛與之抗衡。是以後世謂之鬼

張云

卷二百三十六終

